

時評

THE CURRENT WEEKLY

第二十九號

本期要目

多倫克復... 陳清晨
 藍市行政會議... 陳清晨
 幻夢(小說四十一) ... 陳清晨
 南北極... 陳清晨
 狗吠... 陳清晨
 女人的心... 陳清晨
 幽歌... 陳清晨
 一週要聞... 陳清晨

出版：每星期五日
 零售：每册三分五釐
 預定：全年一元八角半年一元
 元郵費在內國外加郵費二元
 編輯：備選週刊社
 發行：備選週刊社
 辦事處：上海四川路六號二樓
 電話：二二〇〇三號



時評

口多倫克復

清晨

馮玉祥在張垣樹幟抗日後，既傳檄而收復察邊四縣，近又血戰而攻克多倫。對於華北停戰後已趨萎喪的抗日意識，這實是一種興奮劑。觀於日來國內各民衆團體之紛電慰勞，及李烈鈞之甘冒「龍逢比干之禍」而「進逆耳之言」，可見一般人心之意向及這個消息之怎樣使人興奮了。

從一般人心之興奮，我們更可以看出中國民族意識之怎樣強固及塘沽協定成立之怎樣令一般人憤恨。不過，就整個局勢看來，多倫之克復將祇成一種興奮劑而止，因為自從塘沽協定成立，已使中日問題的局而發生質量的改變，劃定了不可改易的局勢，多倫之克復，已不能制止不抵抗主義的勝利了！這當然是可痛心的事，然而却是明顯的局勢！

自九一八以後至塘沽協定為止，中日問題的局勢是武

力的進攻與抵抗的局勢——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以武力消滅義勇軍，在本部以武力擴大其侵略，中國則民情趨於抗戰，上海華北亦有抗日戰事之發生。但是協定成立以後，局勢便完全改變了——日本既佔據了四省及半個河北省，並以塘沽協定封鎖了中國武力的反抗而慶祝其侵略之成功，中國亦含垢忍辱，報紙不再鼓吹武力的抵抗。塘沽協定既隔斷了中國本部與東北四省的關係，所以自此以後，如果日本不再向黃河流域進攻的話（半年之內大概是會進攻了），日本則竭其全力，外應國際的干涉，「內」修滿洲之統治而走向其日滿鮮合一的建設目的；中國政局則將忘記九一八以來之恥辱而趨向於恢復中日兩國的親善。近兩月來，中國的趨向及日本政府之設置，無不是泯滅前嫌而向中日和平提攜之途邁進——雖然這和平是狼與羊的和平！

這種和平傾向之存在，使今後非集中全國或至少黃河流域以北全部的力量，將無從談到收復東北四省，無從談到有效的抗日。近數週來，華北事實之表現，是：偽軍李際春等都受人壓迫而不得不收編，叛逆郝鵬既擒獲而不得不放縱；如此雙面婢態如不加掃除，中日祇有「和平」共榮之一途。然而如此「和平」之途，非多倫之克復所能改變的！

忠勇之士，於華北形勢大變之後，忍飢冒暑，不惜以血肉之軀，與敵人拚，以攻克多倫，此實可令人感奮之事。然限於局勢，其效祇將

如此！雖然人定常能勝天，繼續努力，中日局勢，當然是可以改變的。

蘇俄社會的各種組織(五)

曼若譯

14 少年先鋒隊(Pioniro)。少年先鋒隊是蘇俄社會主義者青年羣衆之一種武裝組織。與各國之童子軍或德意志之(Rosa Front)無大異。不過各有目的之不同而已。該隊之隊員大都任十八歲以下的。組織是採取「三三四」制度。經常由紅軍中之青年派來授以良好之軍事技術。在政治上須絕對服從少年共產主義者聯盟領導。所以該隊之長官及政治委員必是由少年共產主義者聯盟派來。無論在工廠學校或鄉村，在當務最艱苦之穩着腳步罷！



工作明天的論實地兒童員的場團體

際，整隊而行，歌着其壯嚴的少年先鋒(Himno de Pioniro de Junio)。「同志們，奮鬥呀，走上晨曦之前面去！以我們的刀劍和炮槍，開墾我們光明之路。勇敢些！前進啊！立

於深山野營中。每當九月首旬國際青年日，在各大城市則舉行少年先鋒隊大檢閱。莫斯科則由少年共產主義者聯盟首腦任臨時總司令，斯大林檢閱，並頒發獎章。屆時每個隊員都興高烈采。少年先鋒隊不僅授以軍事技術的訓練而使將來成爲一個軍事人材，而且各種科學皆使之研究。少年先鋒隊之組織，在外國看起來實在可驚的，蘇俄全國人民大少皆兵，假如戰爭爆發起來，這是一枝最有用之生力軍。

15 合作社(Koopernivo)「合作社是工人之一種經濟鬥爭組織。從工人羣衆中號召爲反對資本階級之剝削，並藉此引導羣衆參加革命陣線……」但蘇俄之合作社不僅是如此，而且是直接消滅國內資本主義之唯一經濟機關，就是消滅私人商店之唯一工具。並且引導廣大之社員促進生產運動。蘇聯每個勞動者或有社會組織關係之公民必爲合作社社員。合作社的銷售物品是按照該區的所在地之人口多寡而決定之。因此絕無缺乏或過剩之弊。每個合作社員皆由合作社當局按照其家庭人口多寡而發給一本買物執照，麵包證等，得享受最優待之權。譬如「風特」麵包，四百「格蘭姆」牛油，二「風特」牛肉半「風特」白糖，兩個雞蛋。在非合作社員去買起碼要三盧布四十哥比。而是合作社員持證去採買則僅一盧布三十哥比可買得。上項物品如在私人商品買至少要五盧布以上才可買得，合作社之秩序是井然有理的，如遇顧客多時則「站隊」以先到先買，不得擠擁。有時因顧客一時來得衆多，則「站隊」如長龍，如行軍。有時要等五個鐘頭才可以買得一「風特」麵包。那些敵視社會主義之外國資產階級的遊客見之則以爲「蘇俄經濟大恐慌」。合作社設立之多，至每區都有若干所，爲國家商店供給者尙屬除外。

16 集體農場(Kolhono)「集體農場」是集合經濟的意思。是使蘇俄

農民汝消富農(Kulako)之剝削與消滅資本主義成份而走上社會主義經濟道路之一種組織。其進行經過三個步驟形式而到社會主義社會。

爲(一)集體經濟(即集體農場)(二)勞動組合(Arteb)(三)公社(Komunio)。集體農場是初步的形式，即團結中農和貧農集合其經濟(包

樹起我們少年鮮因的旗幟！

我們是工農的少年先鋒隊！

每年當夏至的時候，少年先鋒隊則舉行大訓練一月(由七月至九月)

括土地，工具等），由政府直接予以經濟之幫助（如資本借貸，供給耕種機及新式機器等）使其農植上之發展。集體運動的初期，農民因尚未澈底認識，故而反對者衆。及後，爲了活動員之努力而使該運動的發展一日千里。農具的改變而爲新式的耕種機（Traktoro），農產品的增加爲一九一二年居世界第一位。農民生活的改善，實爲全世界未有者也。

集體運動之成績，按照一九三二年統計之結果，爲集體會員佔全國農民百分之六〇・七。五年計劃中由政府對於集體農場之幫助耕種機則已建立了好幾個大工廠。哈科夫（Harkov）耕種機廠每日能產機一百五十架，列寧格



集體農場的耕種機

勒之 Krass m. Leningrad 廠每日能出機一百二十架。斯大林城每日能出機一百八十架……此等耕種機的出產大部分（或全部）是供給集體農場的。集體農場的會員主要是由中農和貧農集組之

，就是說：凡不剝削別人的農民就可以加入爲會員，所以一個蘇聯的世界語者（Esperantisto）杜羅甯（Doroin）對於集體化問題說：La Kolektivado estas nia rimedo en lukto kontraŭ mizro, malrico de multaj milionoj da malrica kamparanoj。（集體農場使我們最貧苦的千百萬的農民消滅貧窮的一種方法）……

集體農場的內部組織有圖書館，劇場，俱樂部等以供會員之娛樂。

在其生活的分配是以按照人口而決定之。其餘的剩餘價值則由管理處交由政府銷售，所付之溢利則用作擴充農業。集體農場運動誠農民無上之福星也。



青市行政咨訪錄（二十）

緒承錄

工廠設備 港務局設有木工、模型、輪機、俾床。鐵膏、打鐵、鑄造、鍋爐、銅工、油漆、電機、鋸木等十二廠；及護木、潛水、打鑽、堤工等四隊。此外尚有方塊工廠一處，在日管時代係專供建築第一碼頭南面新工之用，木工廠及模型廠計有圓鋸機、條具機、光面機、鑽木機、顏料混合機、誘導電動機各一架，俾床二架，磨石一具。輪機廠及俾床廠計有螺切機、形削機、各二架。削豎機、削孔機、洗床、鑽床、柱式鑽床、旋盤鉋機、押切機，打貫機，乾磨鑽機各一架。鑽機七架，俾床九架，電動機三架，石輪及磨石各一具。鐵膏廠計有雙鑽孔機，滾板機鉋板邊機，弧式鑽機，（附電機）手動試管機、切管機、送登機，（附電機）磨石機各一架。掛壁鑽機二架，（其一附電機）彎板機三架。打鐵廠計有大汽錘、小汽錘、及送登機，（附電機）鉋床各一架。鑄鐵廠計有送登機、誘導電動機、各二架，溶解爐四具。鍋爐廠計有鍋爐一座，發動機及抽水機各一架。鋸木廠有圓鋸機（附電機）一架。方塊工廠計有混合機三架，碎石機二架，方塊搬運車一輛，方塊移動起重機，方塊碎移動起重機，方塊積出起重機各一架。瀾水隊有抽氣機一架，打鑽隊有抽水機一架，此外設有一二號船台各一座。一號船台船架長一百二十呎，寬二十二呎，有五十四馬力電動機

一架，捲揚機及附件全。二號船台船架長七十呎，寬十八呎，有人力捲揚機一台。至港工應用之船舶，計有浚深船三艘，拖船二艘，汽油艇及鐵駁船各二隻，方塊船三隻，載泥船七隻，浮船四隻，舢舨八隻，殺鼠船及護木隊工作船各一隻，又有船渠港棧橋九噸起重機，及船渠港棧橋五噸起重機，方塊工廠棧橋三噸起重機二噸移動起重機，鐵脊廠700呎起重機，鑄造廠一噸半起重機，第四碼頭岸壁小起重機各一架。

(二十) 運輸管理

(甲) 組織 青島港碼頭，係由公家建設，貨棧事務，亦係由公家管理。為維持碼頭秩序，防止私人壟斷，及謀改良作業器具，增進裝卸能力起見，所有碼頭界內船舶裝卸，火車裝卸，及各種運輸事務，統由港務局附設運輸管理處管理之。該處組織，計設處主任一人，總監工一人，各種事務係分四部管理：一為雜貨部，管理雜貨裝卸事務，有工頭十八人，每人約帶常工五十餘人；二為煤鹽部，管理煤鹽裝卸事務，有工頭八人，每人約帶常工六十餘人；三為運搬部，管理碼頭界內運搬事務，有工頭四人，每人約帶常工六十餘人；四為裝卸車部，管理火車裝卸事務，有工頭二人，每人約帶常工七十餘人；此外各部臨時僱用之工人，則無定額，以緩急敷用為限。各部工頭，除雜貨部係採用包工制外，其餘均係由該處僱用。至工人之工資，則各按其作業噸量，分別支給。

(乙) 設備 現在碼頭界內，已有鐵道五公里，凡由火車運輸之貨物，均可直接駛至碼頭卸運。又有一百五十噸固定式之起重機一架，二十二噸浮動式之起重機兩具，凡重大貨物各輪船所備之起重機不能起卸者，均由該機起卸。此外凡關於運輸必需之用具，無不應有盡有，故每年添購器具費平均約在三萬元以上，至臨時修理費用，尚不在內。茲將日常應用之運輸器具略開於下：

大小運搬車八百五十餘輛。

各種起貨網包三百餘個。

本公司 營業大綱
製造器 設計 電 工 裝 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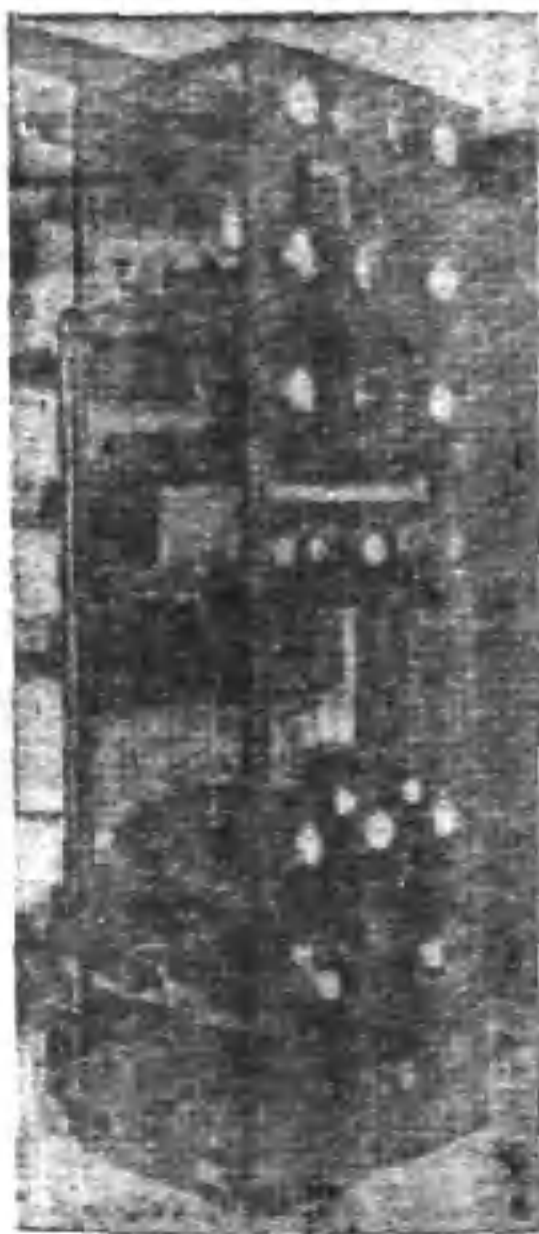


本公司承製各項軍用商船用大小機器如承各界訂購無不竭誠歡迎



工程堅固！
定價低廉！
出貨迅速！

短波軍用無線電機通信範圍
小型收發報機……一百五十華里
十五瓦特收發報機……七百華里
五十五瓦特收發報機……二千華里
一百瓦特收發報機……三千華里



固定式短波發報機(電力自一百瓦特起)

四方無線電機材料公司

辦事處上海金神路華立路口華豐別墅一號

各種繩扣八百餘條。

木板流板吊板等三百餘塊。

墊木二千餘塊。

帆布一百八十餘塊。

條筐二千餘個。

鐵錘三千餘把。

其他零星用具名目繁多不及備載。

(丙)能率 工人工作時間，每日以十小時為原則，如有夜工，仍可延長。船舶裝卸，每一艙口每小時須裝卸二十八噸。若無特別窒礙情形，平均總在三十噸以上。火車裝卸以火車送達裝卸地點起算，不拘車數多寡，均應於三小時內工作完畢。普通每一工人每日工作能率約在十噸以上，按運輸管理處常僱工千人，臨時工千人，共二千人計算，則每日約有二萬噸之裝卸能率。

(丁)工資 工資均按規定費率，由港務局向商家代收，再按工作噸數分給工人，不准工人直接向商人收費，以免有額外需索，及藉端要挾情事。至運輸費率之規定，係按作業之難易，加以區別。普通貨物之船舶裝卸費，每噸收銀二角七分。火車裝卸費每噸收銀一角二分。界內運搬費每噸每百步距離收銀一角。若夜間工作則上半夜加收五成；下半夜加收十成。以上辦法，較之其他各埠之運輸費，均極低廉。

(二十一) 征費規則

本港碼頭對於船舶貨物，應征費銀，約分繫船費、拖船費、裝卸費、運搬費、碼頭費數種。其餘關於貨物之寄托，及倉地之租賃，並應另收寄托及租賃等費。

(二十二) 近五年(十六年至二十年)出入口船舶及貨物狀況

該埠出口貨物，雖多至數十種，若舉其最大宗者言之，不過煤鹽花生(花生米包括在內)等數種而已。其他各貨，一年之輸出額無達十萬噸者，暫置弗論。茲姑就煤鹽花生三種貨物，自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年五年中之變遷情況，略為敘述於下：煤船輸出減少分爲民國十六年

與十九年，十六年祇十七萬六千一百三十五噸，(此係輸出各種煤斤之總數表內係博山淄川等分列以下同)蓋是年因受戰事之影響，膠濟鐵路車輛爲軍事當局所扣，並新征運輸加快費，以致商賈裹足，運輸停止。該埠煤斤極感缺乏，故輸出亦少。十九年受戰事影響尤甚。膠濟鐵路車輛既爲他路所扣，久不放還，而嶺山設備，亦被摧殘，產量運輸，同時受厄，故是年輸出煤斤，竟減少至十七萬二千五百二十六噸。輸出最多爲民國十八年，共爲六十二萬二千四百二十六噸，其所以呈如此之盛況者，亦係偶然，並非常態，仍係受軍事之影響；蓋是年華北用兵，天津與津浦鐵路均運輸斷絕，平時由該二處運出之開灤中興等煤，無法銷售，致膠濟鐵路沿綫所產之煤，其需要之額，遂因而激增，此五年以來輸出煤斤之大概情形也。其次爲鹽，本埠鹽斤，因條約與引岸兩種關係，原鹽不能自由行銷內地，故除精鹽之外，原鹽之銷路，概爲日本與朝鮮。且其輸出之多寡，據調查所得，其原因於產地收穫之豐歉者爲少，原因於銷地收穫之豐歉者居多。觀民國

君欲居處優適乎？

安利洋行盡量供給：

各種門鎖

各種衛生器具

各種建築材料

行址上海南京路一號沙遜大廈

精	美
耐	用

各種建築材料

行址上海南京路一號沙遜大廈

第十六章 窳

十六年二十年五年之中，以十八年輸出最多，為十九萬六千四百九十四噸，十六年次之，為十九萬五千七百四十三噸，最少為二十年，祇十二萬六千九百四十一噸。再次為花生：聞花生輸出之多寡，大概與產地收穫之豐歉為正比例，查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年五年之中以十七年輸出最少，祇八萬六千三百八十七噸，以後逐年遞加，至十九年加至十八萬六千〇三十四噸，二十年更多為二十三萬二千五百五十四噸，幾為十七年之三倍。夫煤鹽花生三物，同為出口貨，何以在同一戰事影響之下，其消長情形不一致如此，則以鹽係產於海灘，均係用帆船裝運來青，與鐵路無關，花生則價值較煤昂貴，又過時即有霉腐蟲傷之患，非若煤之可以長時存放，故路運難艱，貨主仍不得不忍痛費較重之運費以求及時銷售。以上所述，係該埠大宗出口貨物之大略狀況也。

倫敦警察局督察長黎佛是一個「其貌不揚」的人，長得很矮小，圓而多肉的臉上安着兩個灰色的眼睛；但，當他探案的時候，捉着了嫌疑犯或正犯，他的眼睛却炯炯有光，像兩道閃電一般的透過眼鏡直射入人心裏。他才走進了經理室，便瞧見范夏領着梵娜來迎他；他向她微微的笑了一笑，她只不過點了一點頭。

「這兒的經理先生娥絲塵女士現在有點事兒去了；她臨去時說，要來直接和你談談。」范夏說着，把一個椅子推到前面。同時，黎佛把眼鏡往上抬了一抬，似乎他的眼睛睜大了，迅速的望四面一溜，在腦膜上印了一個大概的情形；最後視線在鐵門開着的保險箱上停留了幾秒鐘。

「這位是海爾絲女士，她

是娥絲塵女士的秘書」。范夏介紹着，黎佛又向梵娜微微的一笑。「哦，娥絲塵女士，你倒先回來了，我正打算叫人去請你啦」。范夏瞥見門口人影一閃，回過頭來便發現這位經理先生站在那兒。

娥絲塵的嘴角上掛着一絲笑意，慢慢的、輕輕的移動着步子走到黎佛面前。

「我們真想不到會驚動你，黎佛先生」。她的語氣異常的嚴重。「的確，我們雖需要你，可是心裏却很希望我們這兒有像你這樣的人來」。

她又向前走了一步，站在梵娜身旁，謎似的笑容浮在

臉上並且用手指着椅子說：「海爾絲女士，請你坐下，現在我們有很多的問題請你回答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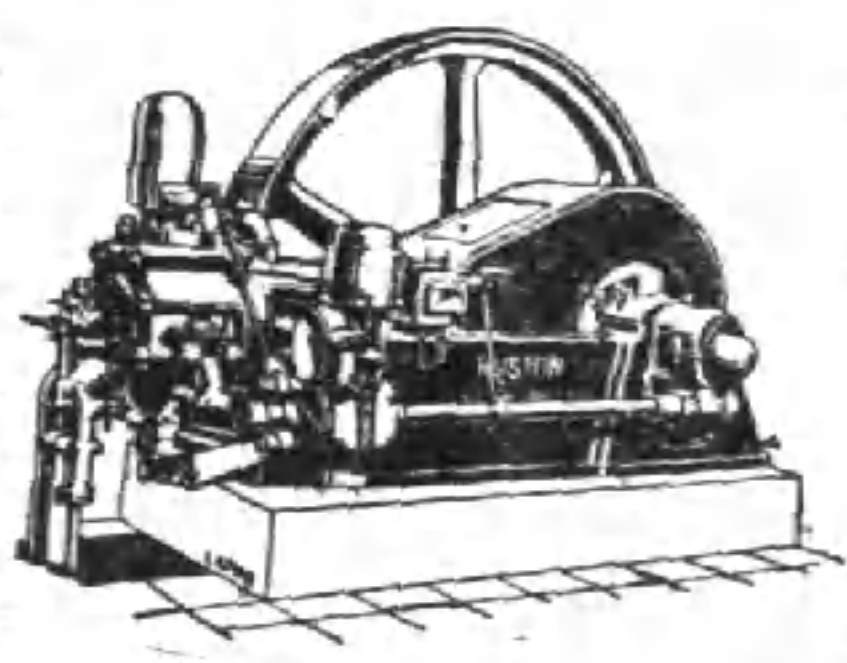
黎佛取下的眼鏡，用手帕擦了一擦，戴在鼻子上，然後獨自個兒囁咕着。他走到保險箱面前，才俯下身子想要檢查一下，忽然像想起了什麼似的，抬起了身子，右臂圍在自己胸前，左手摸着下頰，恢復他原有的冷靜的

態度，提出了幾個問題問娥絲塵。

娥絲塵所回答的全能使他滿意。她想只有她心裏明白這回事兒的究竟，彷彿是一個偵探那樣有把握的明白了這回事兒。她也沒有絲毫瞞他的地方：從她得到母親的電報起，怎樣的把鑰匙交給了梵娜、怎樣的到了倫敦、怎樣的回

露斯頓柴油引擎

自四十起至一千二百匹止



經濟省費

信用可靠

獨家經理
上海英商安利洋行
南京路一號沙遜大廈

來。末了，她對黎佛說，現在有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和最明顯的線索，就是在她回到了西水俱樂部以後，她四處找尋梵娜都沒有找到，所以她斷定梵娜那時準是離開了西水俱樂部，上別處去了。

「我是常盡了我的做夥計的責任，從來不敢疏忽我的職務」。蛾絲塵鄭重的說道：「如果無論你們是誰去問烏立克·勞森伯爵；他的回答總是說相信我，決不會叫我負擔了這個責任的。可是，我還有點兒憂愁，因為我究竟是這兒的經理，躲不了的，多少總得負些兒責任。或者說，這也是我沒有得到海爾絲女士的幫助的緣故」。

「那末，你這句話的意思是今天發生的不幸

的意外，該是海爾絲女士負責的，不關你什麼事兒麼？」黎佛好像很快樂的問。

「當然是啊」。蛾絲塵點着頭說：「她再三請求我讓她試試經理的味兒，而我——」她沉默了兩三秒鐘。「——而我是答應了。可是，這是多麼不幸啊：誰知道鬧了這麼大的亂子。所以她準知道的，要不然，她為什麼這樣愛替別人負責，又是重大的責任。而且，也只有她比別人明白俱樂部裏的……」

黎佛打斷蛾絲塵的話，問梵娜道：

「你這樣熱心替別人辦事兒，那時是不是自信能負責麼，海爾絲女士？」

「我曾經這樣想過」。這七個字從梵娜嘴裏吐出來，似乎她舌尖上有了創傷，困難得很。

「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蛾絲塵女士？」黎佛問。他從衣袋裏取出一本日記簿和一枝鉛筆；筆尖跟着他嘴唇的微動在日記簿上寫着。

「八點鐘光景到了西水俱樂部」。蛾絲塵回答了這個問題，隨即又皺起了眉頭說，「當時爲了四處找不着海爾絲女士，沒法兒只得親自動手做各種緊要的公事；同時我心裏橫梗着媽的病還沒有脫離了險境，很着急，就忘了保險箱上的鑰匙啦。後來就是海爾絲女士回來，我更想不到鑰匙，只知道迅速的和她兩個人辦公事，現在你也能想像到隔夜一夜的亂七八糟的事兒全得在兩三小時內辦完了那種忙勁兒」。

梵娜坐在那兒靜靜的聽着。她覺得眼前的情

芙蓉露牌

香煙



氣比花馨
味同酒冽



華成煙公司出品

形是在夢境中；她在做夢，和兩男一女在一起表演戲劇似的夢。她注視着娥絲塵。這位經理開始的時候說的話還沒有十分確定是她幹的，後來的話就難聽了，差不多暗示着她的主犯了，雖是一個「暗示」，然而誰能知道笑裏不會藏刀呢？至於娥絲塵心裏也很氣，以為黎佛不問梵娜，只管問她是不應該的。所以黎佛又繼續問她，她就拒絕回答，便說：

「請你問問海爾絲女士罷，她也許比誰都知道得更詳細啦。」她的手舉起來掠了一下頭髮，邊向梵娜一笑。

這是什麼意思？梵娜的血液頓時冰結着了。為什麼這個女人這樣得寸進尺的向她進攻一點兒也不肯放過她？她定了一定神，想把昨夜的經過再回憶一遍，但是她連一點兒小事也記不起來了，腦筋裏嗡嗡的響着，有成萬的蚊蟲在腦筋裏飛着。無疑的，這回事兒的發生，無論是娥絲塵、范夏、或梵娜、甚至烏立克伯爵都不能預料到的，簡直做夢也沒有做到過。然而現在是太可怕了，娥絲塵顯然想把這付重擔子讓梵娜一個人挑了：一條激流的大河橫在梵娜面前，她沒法兒渡過。娥絲塵這樣逼着黎佛問梵娜，當然她是自以為是一個最好的證人。他問了娥絲塵很多的話和長久的時間，而不問梵娜，是不能怪娥絲塵要不舒服了：最可怕的是梵娜不表示一點兒意見，只聽着黎佛問她。這怎麼行？黎佛是不把她當做主犯了麼？她咬緊了嘴唇在生氣。

上海博物院路五十號

信昌機器有限公司

◀ 獨家經理各名廠出品 ▶

派生氏公司	蒸氣透平機
史莫萊公司	紡紗機器
赫脫斯萊公司	織布機器
發麥諾頓公司	漂白染整理機器
華登電機廠	馬達及發電機
嚴利生廠	電開關
瓊生斐利浦廠	電綫及方棚
聯合燈泡廠	太令司電燈泡
羅泰公司	皮帶駝毛帶帆布水管
及他不及備載	

徵求第一卷第二十期

循環週刊

如有人以第一卷第二十號循環週刊一冊寄至上海漢口路九號四樓十四號益友社帳房間者一概贈閱本刊半年以收足五百冊為限存書諸君希加注意為荷

SKODA WORKS

F A R E A S T

捷克國斯可達工廠

分辦事處

哈爾濱 大港 東

爾

濱陽 連港 京

遠東總辦事處

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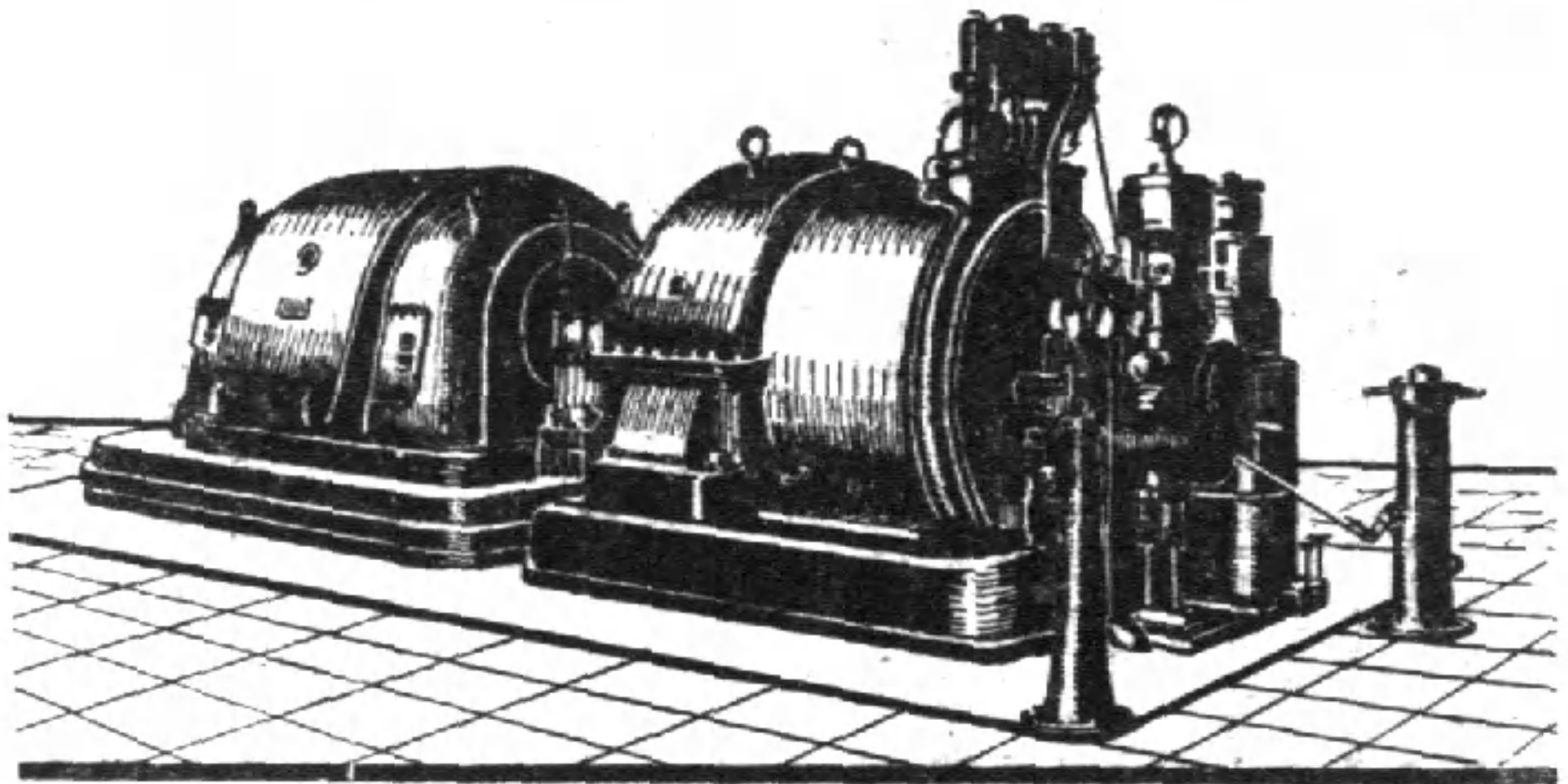
黃浦灘廿四號

總務部

電話一二九八九

營業部

電話一〇三一八



本廠為世界最大名廠之一僱有工人五萬餘名從事製造各種機器以名目繁多不及備載茲摘要佈
上圖為本廠售與福州電氣公司三千啓羅華德透平發電機全部設備之全景

南 北 極

小 言

狗 吠

王 懷 慶

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此二語抄自《國志》）。其實不僅天下大勢如此，就是小小的文壇又何嘗不如此：合合分分，分分合合，還不是先看雙方「共」得合不合，若不，則不分也得分矣。

因為在這個年頭，做官固然要加入國民黨才能得到一官半職，而馬路上的小蕩三如沒有加入「黨」（此三字是作者杜撰）就無法在路上拉着飯攤倒冷飯吃。再講到文壇，大雖沒有人知道文壇有多麼大，但是在我想起來，總不至於小到那裏；要不然，文壇上的「幫口」何其多也？「幫口」既多，文壇若小，是決容不下的。同時，爲了「幫口」多，大家都要吃飯，像狗搶骨頭一般的，利害衝突愈甚，於是羣狗吠矣（狗吠二字見張資平與黎烈文啓事中）。

民二十二年，歲次癸酉，天狗星當道。因爲這一羣天狗星下凡時，玉皇大帝沒有給他（如用「牠」字未免不客氣）們把地盤預先分配，使一古腦兒都降生文人家中；長大成入，一起爬上文壇。起初，大家還是客客氣氣的耐着；狗性，沒有什麼「幫口」，一視同仁的聯合着；後來，狗性發作，便分道揚塵；有的加入禍福相共的「野狗黨」，有的加入專與女人戀愛的「哈狗黨」，有的加入惟我獨尊的「羣狗黨」（以上

所舉不過羣狗大者，其他各種「幫口」還不知道有多少，恕我是「口外人」，不能詳述。「幫口」一多，主義也跟着多，而大家傾軋也愈甚，縱橫捭闔，烽火連天，極盡「五花八門」之妙。今年似乎較往年尤甚：先有自會之戰（按即自由談與會今可），繼有黎張之吠（按即黎烈文與張資平）。現在且不談自會，單說黎張最近在時事新報互相吠，其中並把陳彬蘇拖下水；我想若把黎張二位大文學家的啓事抄錄於後，讀者一定歡迎的，蓋藉此可知他們所吠之聲調如何也。

七月六日張資平的啓事：

五月申報自曲談之「談文人無行」：後段大概是描我而說的。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縱令有時用其他筆名，但所發表文字，均自負責，此須申明者一。白羽還另有其人，至「內山小坐記」亦不見是怎樣壞的作品，但非出我筆，我未便承認，此須申明者二。我所寫文章均出自信，而發見關於政治上主張及國際情勢之研究有錯誤及亂視者，均不惜加以糾正；至於「遺囑」遺信件及對於意見不同之人任意加以誣毀一皆爲我生平所反對，此須申明者三。我不單無資本家的出版者爲我後援，又無姊妹妹作大個人爲妾，以謀得一編輯自榮，更無對行黨「遺囑」遺信件等卑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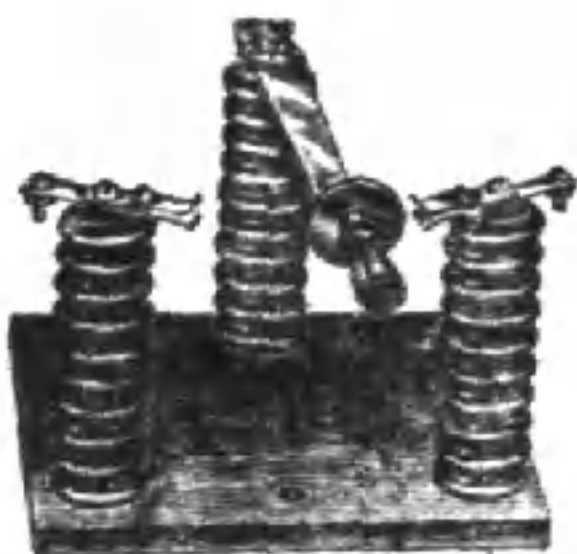
七日黎烈文的啓事：

行動；我連想發表些關於對政治對國際情勢之見解都無從發表，故凡容納我的這類文章之刊物，我均願或投稿，但對於該刊物之其他文字則不能負責，此須申明者四。今後凡有利用以資本家爲背景之刊物對我誣毀者，我只視作狗吠，不再答覆，特此申明。

烈文去歲遊歐歸來，客居滬上，因申報總理史量才先生係世交長輩，故常往訪候，史先生以烈文未曾入過任何黨派，且留歐時專治文學，故令加入申報編輯自由談。不料近兩月來，有三角戀愛小說附張資平，因烈文曾費其長篇小說，憤恨入骨，當在各大小刊物，造謠誣議，挑撥陷害，無所不至。烈文因其手段與目的過於卑劣，明眼人一見自知，不值一辯，故至今絕未答覆。但張氏昨日又在青光欄上登一啓事，含沙射影，肆意誣毀，其中有「又無姊妹妹作大個人爲妾」一語，不知何指。張氏啓事既係對自由談而發，而烈文現爲自由談編輯人，自不得不有所表白，以釋羣疑。烈文只胞妹兩人：長應元未嫁早死，次友元現在長沙某校讀書，亦未嫁人，均未出過湖南一步。且據烈文所知，湘潭黎氏同族姊妹中不論親疏遠近，既無一人嫁人爲妾，亦無一人得與「大個人」相稱，豈某之言，或係一種由虛的遺囑（沒有姊妹妹作大個人爲妾的遺囑），或另有所指，或係一種病

九日張資平的啓事：

閱黎烈文六日啓事，本欲視作宿宿，誤之一笑。唯其中關於停登我之創作一事，多加誣毀，與事實不符，有亂社會視聽，不能無言。我所爭者，並非在停登與否，而是在黎某之強姦多數讀者之公意。我雖窮，決不至以自由談之區區發表費而生氣。我誠恨黎某，恨其「文人無行」，假造公意也。試問（一）黎君能將多數讀者厭倦我創作之信件公布否？（二）經我去信索稿，何以不覆？而將存稿硬登下去？（三）黎某於四月間停登我之創作時，是否有稿件退我？（四）不經我之好友（？）羅又玄介紹，不經陳彬和當面請求，不經陳黎兩人聯名請我在味雅吃飯，我之創作何從能在自由談發表？綜上述各事實，黎某不是存心狠毒，有意傷人；即是受人唆使，強姦讀者公意。我除將此中經過在「小頁獻」質問黎某外，從未向其作一惡聲。黎某是「人」，當然不敢「置答」。我亦以



爲不當生氣，不再過問。乃黎某於五月，又利用前報「世交長道」更張方之「附刊」，對我多所誣毀，當別有用。唯我以名譽所關，被逼而登五日之啓事。作家如爲用，當資木家刊物之編輯便是「買」耶？黎某無異於馬全著作界爲「潤」也。奈何有革命意識之「反潤」文人又多在「大潤」之下討飯吃耶？黎某假造公意之證據，如得陳羅兩人在場及公證人會同之下，我可公之大衆。此啓。

編者「當面請求張做小說」之可能與必要。至於黎則在八日自由談上說，和張互相筆戰，深悔多事，如張再對黎「造謠誣毀，決計置之不理，聽他去儘量暴露他自己的人格好了」。且將爲文壇掃除此種敗類云。

現在我們平心而論，對於黎張這樣大吠而特吠，的確「私心頗爲惋惜」，蓋黎既用張之小說於先，不管好壞如何，就用到底，不該再「腰斬」於後。若說「讀者表示倦意」，我雖不像陳那麼說「似應對張表示敬意」，可是我認爲自由談上的稿子壞到如紅蘿蔔鬚這樣壞的稿子都沒有「讀者表示倦意」，能「壽終正寢」，則在「人慾橫流」的時候，三角戀愛的小说似乎還不

四方無線電機材料公司乃爲十餘工程專家私
資所創辦機器皆自造自售純採薄利主義故爲
各界所樂用如君直接惠臨訂購則敝公司貨品
之精美與價格之低廉必使君十分滿意也



至於使人「表示倦意」，而遭「腰斬」慘刑。然而，我想到張專製造這種麻醉青年、專引導青年入於「愛的歧途」而不抓住「時代」的小說，却是一件不可恕的罪大惡極的事，敢敬告張先生：時代是整個變了，什麼花呀、月呀、你愛我、我愛你的小說已經沒落了，而是為大眾吶喊的時代了。假使仍是製造三角或多角戀愛式的小說，開倒車的幹，我是不敢給你想像了；因為你毀滅的時候就在眼前了。

文人而變做狗，已奇，會在報紙上猖狂的狂吠，更奇。這，可以說是中國文壇上的奇蹟！嗚乎，我為文人的「人格」一哭，文人豈真無行乎？

(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

張資平於十六日又在時事新報發一啓事，首謂對張烈文此種無聊的人，本不屑與之互罵，自備向黨。次謂申報刊此種無聊文章，不惜開罪多數讀者。又次謂今後張再發論，決不復不理。末謂言論者應舉超攻之，為言論界「除穢」。

雙方都想「除穢」和「掃除敗類」，而一方面又說「決置之不理」，可謂矛盾已極。其實在作者觀之，雙方這一次的「廣告戰」還不過是一個序幕，全本連台好戲還在後面咧，等着瞧罷——望你們愈戰愈勇敢，最好買些「壯陽藥」之類的興奮劑吃吃，可以作持久戰。(十六日補記)

女人的心

陳秋常

以平與沖地從寓裏跑出來，便跑到馬路上

木都在沙沙地作響。

馬路上的車輛，行人，配着五光十色的一幅街頭什景，平時映上他的眼簾是很有意味的，他想，與其讀一本哲學或是小說，甯可在街上跑一趟，都市的街——是一幅人生的縮影圖，人們很可以在牠的懷裏經驗人生。然而現在他覺得這些是可惡了，人與車的喧鬧聲特別作出怪樣的聲音一陣陣的鑽入他的耳朵，他一壁跑着，一壁怨恨着這些都市的形態。

女人的影子一閃，飄飄然地走過了，他着了迷似的搶前一步，那女人似乎又走得更快，他想叫她，但他的心頭又躊躇着，那不是美珍嗎？他跨起大步來想追上前去，而那女人的影子已消失了。

接着，

一陣陣的豔裝麗服的女人在他的面前閃着，閃着。一陣陣的不知是女人的肉香還是香水的氣息很不吝惜地沖入他的鼻管

，他有點昏眩起來。如果是往日孤獨時候的他，他早就要追上前去了，然而他今天的態度，似乎很悠然自得。

「你這些人肉市場的魔鬼呀！你休要在我面前引誘了，我有一個比你更活潑更美麗的美珍呢！」

他得意洋洋地想叫出聲來，然而他的意識是不容許的，他想起美珍，他的臉上不覺地泛出快樂的微笑。

他戀着美珍是在今年的春天，他們是S大學的同學，又是同級，因此他們是早已認識了。美珍是S大學的女王，她那圓蛋般的臉兒，泛着桃紅的顏色，她那婀娜的身材，走起路來如小鳥般的輕盈活潑，最足以表示她的美的，

現代化最進步的調味料



各大食物店均有經售

是那一對勾人心魂的眼睛，真的，這一朵美艷的鮮花，S大學的學生誰個不想攀折呢？以平也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幾次想和她談話，幾次都沒有機會，她給他的苦悶正如鐵一般的沉重！

青春是一個性與愛的煩悶期，以平的渴望女性正如魚的渴望着水！

有一天早晨，以平很早的到學校去，當他走到教室時，他突然一驚，又是一喜，原來這教室裏只有美珍一個人。

他鼓着勇氣跨進教室，望着美珍，他的急迫的心情不容他遲疑。

「美姑娘，你早！」

「呵，王先生嗎？時候可不早，不過教室裏祇有我們兩個人呢！」

青年人的感觸是很容易流露的，一經接觸便覺怪親熱的。

「美姑娘，我們雖說是同學，但是很少機會接觸，今天才是第一次談話呢！」

「這因為是性的高牆隔離着我們。」

……
這樣的談話便是他們愛的開始，當天以平便寫一封信給美珍，說他如何思慕着她，如何敬愛她還說了一大堆情話。第二天以平便接到她的覆信，他真如一個待決的囚人接到赦令一樣的歡喜！

他懷想着美珍，他便回憶着最甜蜜的一晚：那晚他們從永汗路的WH戲院出來已是十一

點多鐘了，熱鬧的馬路如戰後般的荒涼，顯示着冷清和寂寥。然而街頭的電燈光還像白晝似的照耀馬路，那高聳着的茶樓酒館內透出了男女的歡笑聲，這可見人們都在找尋夜的享樂了！

他們依偎着，走着，成了擁抱的姿勢，夜深

的冷風飄盪着他們，於是他們越抱越緊。

「美，夜深了，你不能回去，我們到旅館去吧！」

以平的週身火般的燃燒着，他毫不懼怯地說

「呀旅館……？」

她會意着今夜的命運，不由得心裏一陣害怕，又一陣驚喜！

他們走到NH旅館，住客們都躲在房裏去了

，他們揀好了三樓的

一個靠馬路的房間，

夥伴拿一張住客單來

，以平寫上夫妻兩字

，那夥伴走了，砰的

一聲閉了房門。

「夫妻？」

美珍坐在床沿上瞪

着眼問。

「啊！你不是我的

未婚妻嗎？」以平拉

倒着美珍在床上：「

美，我的女王，我終

於做了你的俘虜了」

他沉溺於過去的甜蜜的境界，他好似喝醉了酒的漢子般東歪西倒地走着。

「咕……咕……咕……」

一輛汽車飛奔似的在他的側邊馳過。

「呀……」

他不禁嚇了一跳，他才從美妙的夢境中轉醒

過來。

他擦着他那朦朧的醉眼，街上的行人依然是

擁擠着，喧嚷着。

「真是白日見鬼！為什麼我要走到這裏來？」

他想折回去，又覺得路太遠，於是他才叫了

一輛人力車。

「喂！永汗南路大平沙……」

新通公司

上海九江路陸商場

電話一九〇三六及七號

獨家經理

卜郎比廠……蒸汽透平機
克勞司萊廠……柴油引擎
第一煤氣廠……煤氣引擎
史的勒廠……各式電梯
第傳德廠……保管庫
環納司廠……抽水機
其他不及備載

分公司及代理處

天津 廣州 廈門 汕頭 太原 漢口 長沙

他坐在車上，怒恨似的向車夫說。

車夫祇知道接客，客人的怒恨自然是管不了的。

「喂快些……」

「先生，差不多到了。」

車夫拚命的跑着，好容易一口氣才拉到大平沙。

以平下了車，很急促地走到美珍的住處，他一踏進門，就看見女僕在那裏玩着。

「小姐在家嗎？」

「在裏邊——她的房裏。」

以平跨過去一直的走入美珍的房裏，他看見美珍正對着梳妝台修理頭髮。

「好一個美麗的女王！」

他偷偷地站在她的背後說着。

「啊呀，不怕嚇死人的……」

一翻過臉，她的頭部便給以平抱着。

「今天WH戲院換了一張新映片，聽說很好，今天又是禮拜六，我們空着，晚上我們去看吧。」

「剛才我有一位同鄉打電話來說有些事情，今時恐怕沒有空吧。」

「同鄉？那一個……？」

他心裏有點着急。

「是我從前的同學——W女士，她是新從鄉下出來的，所以一切事項待我去幫她料理。」

原來是個女朋友，他的心裏才寬鬆許多。

裏嗎？」

「是的。」

「那末，親愛的！給我一個……，明天上午我們去逛荔枝灣，你吃了早飯便來邀我，一定要來。」

他抱着她吻了好久，才飄飄然地走了。

第二天，太陽射入美珍的房裏，照到床上，顯然地可以看見美珍抱着一個男子甜臥未起。

桌上的東西散亂着，酒壺，杯盤，還有那男人的軍帽，皮帶，亂堆堆的放在那裏！

雖然是上午十一點了，然而房裏的空氣却是靜寂，除了那男的鼾聲和女的嬌喘聲，一切都是和平，甯靜，快樂！

女僕帶着羞澀和驚異的心情，曾偷偷地幾次走到那房子的窗外窺視着房裏的祕密，然而為的是怕主人的尊嚴，幾次都怯怯地走出。

「喂，電話……三〇四號……」

女僕聽到電話鈴響了，忙去接電話。

「喂，誰呀？……噢！你是以平先生……唔，你要叫小姐遊荔枝灣，喂……你現在要叫她講話……好……請你等一等吧……」

女僕掛上電話，一溜烟便跑到美珍的門口站着。

「小姐，以平先生打來的電話。」

「你這……你……」

早跑來打擾人幹嗎？」

「以平先生有電話來。」

「電話？以平先生打來的嗎？你說我走了就是了，你為什麼這樣優？你還不識趣的賤貨！」

「騙着人家跟另一個男人睡覺，誰是賤貨呢？」那女僕給她的主人罵了之後喃喃地在自語。

這時靜寂的房裏換上了一種空氣。房裏滿充着歡樂的笑聲……

廿二，五，廿四作

幽默叢鈔（南北史十）

方回

江祐及弟祀劉瀛劉晏俱候眺，（謝眺）眺曰

，可謂「帶二江之雙流」。

王綯子，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綯應

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

必舅。按係尚之子，綯舅也。景文名或，或能同音。

紡織漂染印花聯合工業

振泰紡

連豐染

寶興紡

織廠有

租獨樓五號
餘放布機千一
百台各種漂染
印花機器齊備

完全

自紡——自織——自染——自印——自裝——自銷

各種府綢

永不退色

廣東省城西關

喉痛



你的病不解
這樣拖下去
必須立刻開始
服用韋廉士大
醫生紅色補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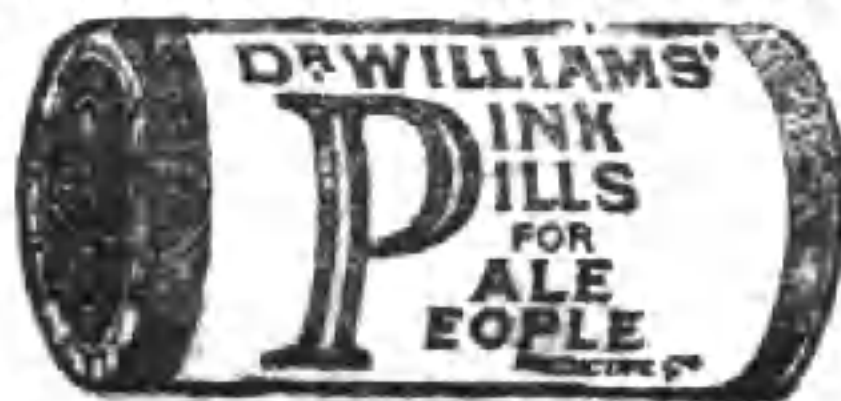
君能繼續
受苦幾時乎



君玉照

言良確請速服用此補血健腦聖藥醫界嘉許之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其問世固自有莫大之把握也
前天津警察廳稽查員榮君毓琳來書云鄙人「一任職天津警察廳時因過勞身體頓弱頭暈神倦休養數月方覺稍痊後歷任山東數處貨捐局職務復因匪禍影響稅收日夜憂心舊疾復發較前尤甚頭目暈眩四肢無力飲食不進夜眠難安遍藥無效乃從友勸試服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果見輕鬆續服無幾諸症悉愈迄今身體猶勝從前足見斯丸真補血健腦之無上妙品也」
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各藥房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韋廉士醫生藥局購備每瓶大洋一元五角六瓶八元中國境內郵費不取

身體一壞除非得其病源而除之每至不可收拾精力日衰勞傷日甚結果非至全體崩壞不止大抵根本治療各種疾病總不外補益血液因血液之情狀即身體健康情狀之標準也君苟衰弱不論何因應速服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此丸功能速生多量稠紅之血液其能奇功累奏馳名天下五十餘年者亦此也其能根治各種虛弱病症者亦此也凡病由於血虧而起者此丸皆為特效專品近有高等醫師試驗此丸證實所



喉痛常為危病之先兆醫者每以喉部為人身弱點之一務宜妥為保障以免病菌之侵襲素有喉患者應常備韋廉士吸入止咳片一有微痛立即含用即覺輕鬆而免增劇際此冷煖無常之氣候不時含用此片實為防患未然之安全辦法其効之大無與倫比蓋其芬芳舒適之滅菌防腐藥氣能直達肺部氣管無孔不入無微不至藥氣到處喉癢停止炎膜滋潤逆氣平順病菌消滅是故治療喉疾不感絲毫痛苦而奏效最速者無有過於韋廉士吸入止咳片矣
各藥房均有出售每瓶大洋一元或向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韋廉士醫生藥局購備



此處缺期

